



豊川全集

卷一之卷二
辞徴呈
語録



14
896
1



和
896
卷 1-15

二楚制府額
梓行

豐川全集

存省稿正編二曲書院藏板

少勁平天必
厚來水而



序

先大人六兄偕

二曲李先生游時余方覓橐

桌作席跳於其側熟識先生

魁梧奇偉而不識先父兄之

序

致敬於先生者果何以比就
塾習句讀聞往來稱李先生
理學淵源自濂洛關閩後為
吾道真正儒宗為
昭代第一人物始悟先父兄之
致敬於先生者以此年既舞
象復聞李先生高弟有所謂
王先先生者衣鉢真傳名
實並驅窈冥倂簞笈從游
舉此值先夫人即世余遂以
弱冠驅馳戎馬間輒憾福瘠
緣慳托諸精神嚮往而已荏
苒移節荆楚關之外斗以南
其景慕王先生者僉稱學幾

顏氏之悟孝比魯子之純著
書立言悉發宋明大儒所未
發吳楚當事諸鉅公莫不競
相攀迓薦紳庠序執經北面
者履滿於庭余益憾初失之
李先生者再失之王先生也
歲癸巳謬承制楚松真軒公

簡命入觀

天顏顧問及於山林隱逸即欲
先生姓名上
聞恐失造次越明年春甫敢以先
生副
明詔詔下地方執政起就徵車時
先生講學吳門秦制撫移文

催併急於星火先生不得已
而返駕經余所治黃麻不一
晤僅貽二曲年譜一則存省
語錄數冊入關辭疾懇不就
徵奉有疾愈起送之部議余
甚慚其不能仰體高志而妄
形之薦牘也簿書餘暇莊誦
貽篇知先生聞確見真切深
力到是故本之講學而千聖
一心萬賢一理闢盡旁門谿
徑本之為政而上可致君下
可澤民言言實在經濟自非
明體達用之真儒安能有此
內聖外王之實學何幸孔顏

一脈不絕而續程朱一燈將
晦復明天授豐川夫豈偶然
且也筆底行文灑如瀉峽舌
端晰理貫若串珠行將羽翼
聖經津梁道岸使千百世蒼
生後學免於如聾如瞶豈眇
小哉余不揣蚊負慨以刊梓
為任者初非異先生之德余
及余欲自結於先生也夜光
在室所照幾何朗月經天幽
遐無隱傳之弗廣學者終迷
余將為有志進脩者効綿力
非敢為豐川作功臣也已然
余於是不無感焉不幸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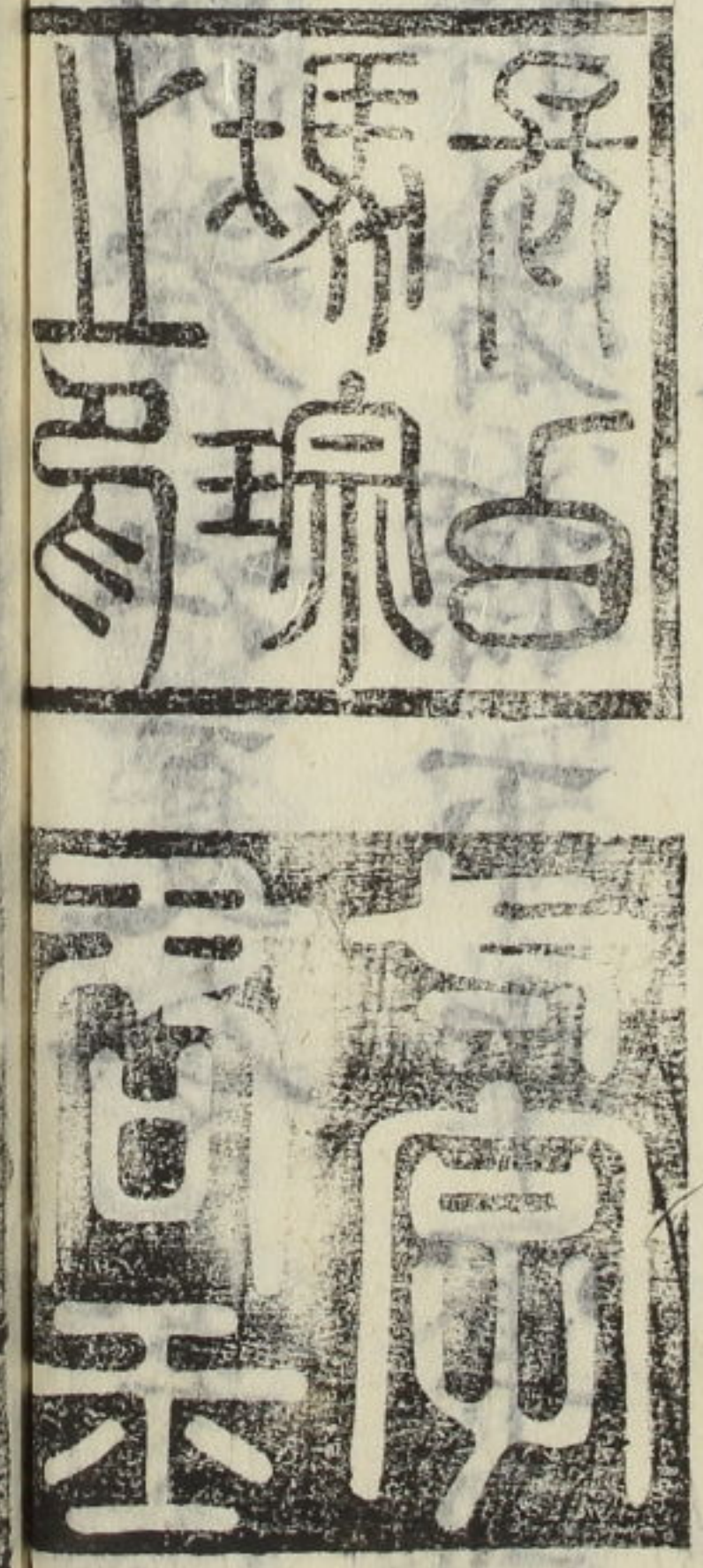
於四十年之前從游二曲豐
川兩先生之門俾先父兄慰
子弟得所師資猶幸於四十
年之後為之叙其事梓其書
而究不能一接光輝盛德詎
相知遲速因緣淺深舉不無
天意於其間歟是書之成為

余延禮叅編者江夏令金
察簡材監梓者標下中軍副
將丁沂至讐校訂正則江漢
書院先生諸及門有與其力
者刷工既竣并志其端云時
皇清康熙五十五年歲在丙申清

和月穀旦

誥封榮祿大夫總督湖廣等處地
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
襲拖沙喇哈番加二級紀錄

一次額倫特撰



編次豐川全集凡例

一先生平日論學不爭門戶不執己見一本孔孟
為大宗而兼採諸儒之長以會歸于大學明新
止善之旨全集數十萬言語語皆體驗心得之
緒觀者必沉潛反覆考厥旨歸乃可窺其精微
造詣之所在
一先生之學內外一貫故先生之言體用兼包分
之本無可分然卷帙繁多則難于卒讀謹定為
正續兩集而于論學論政之言則多歸前集于
交遊往還之篇則多歸續集而講義經解各自

爲書焉

一先生之書凡其闡明聖賢宗傳經史精義者無不理明言暢裏不敢筆削一字叅酌一言但次序不定則先後無倫亦恐失憲命委任之意以此不揣不敏謬爲編次首語錄次紀聞三錄次學旨等編次傳道諸儒又次課程書簡而終之以序記雜著家訓蓋鄙意先道德政事後議論文章庶幾綱目統備條理分明讀先生書者可以見其平日學術本末之兼該並可以見其學術本末之有倫

一先生生平爲學立教必本于躬行實踐而躬行實踐則必本于希聖希賢不欲其任心冥行希聖希賢又必本于得情見理不欲其尋跡仿象至若求得古聖賢之情明古聖賢之理又必本于實下格致明善之功以至于知性知天之域實下誠正修身之功以至于盡性至命之地故其論學之言無一條不知行一貫古今一貫聖凡一貫天人心理一貫天德王道一貫而總之期于真知實踐恥蹈後儒虛浮影響之習而已讀者必因言求意乃見其切近精實之心宗

一先生論學言全體必及大用言真體必及實功
蓋平日心會身踐者體用工夫一貫之宗故言
之不爲一偏之說並不涉調停之見而尤最鄙
門戶攻譏之私故于諸儒無不取長略短雖犯
世儒之譏詆不恤也蓋其心以爲道乃公理古
今之所不得私知之不真罪自在乎不知言之
不公罪且至于昧心故全集中無一字不根心
衷理以求同志與其證而終不敢爲一言之摸
稜以得罪于先聖先賢

一先生初之論學每教人讀先儒語錄述十餘年
多教人讀四子諸經初之教人讀五經四子多
體認諸心近十餘年教人存心養性盡倫盡物
則務于印證諸五經四子又以爲五經乃四子
渾然之全體四子乃五經秩然之血脈而至于
論四子則尤以論語爲學庸孟之都會大學乃
其正路中庸乃其通路孟子乃其明路必期由
三子以會歸于孔子而大學一書之正大堂皇
孟子七篇之爽豁明朗尤所欲奉爲良軌而範
我馳驅也讀者必細心探討乃見其立言命意
之所注

一先生窮究經書折衷千古所著論說皆足發明聖賢之精神補綴前儒之遺脫而其在楚江漢書院及姑蘇與諸士友質疑問難者尤衆故另爲編出附全集中下而大學一書之五大堂皇

一先生生平所學以天德王道一貫爲宗傳故雖伏處山林世教生民之利弊得失平日靡不關心遇當事之虛心求言者亦不惜諍爲籌畫而其規畫條理之切中天理人情則又所謂本天德之菁英爲經濟之良法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也故書答中論學之後卽編論政幾卷以見先

一生之學原屬體用一源

一先生忠告一編及上陳張兩中丞書裏雖業已

付梓然余之單梓者當書紳之佩而今之全集則金鑑之垂故謹照原稿仍編集中至于答岳中丞問政一編則條畫尤詳故亦謹附二中丞後以成全書顏以外編

一先生施教各因其人遇謹飭之士則語以天地民物本吾一體遇穎達之士則又語以經綸參贊須本躬行而中人以下則開導隨機指點親切皆令其坦然知聖賢之可學而至全集所載

可概見一斑讀者誠能體認旨歸卽先生誨人之道可以心會

一先生之學得自二曲而先生之所以得脫然棄諸生致力聖學者則母氏李太君之賢有以成之也是非先生之德無以彰母氏之賢非母氏之賢亦不足成先生之德故集內凡先生所以謝當代名公之表彰賢母者亦十錄二三一以爲爲父母而不以義方教子者勸一以爲爲人子而不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者勸

一先生之學統貫天人而先生之教實始家庭曩

長川者曩宰鄜邑時親見其家範肅雍足以媲美古來張陸之家及閱其家訓酌古準今平實精密真天下後世教家之規範不獨可訓王氏家也故岳大中丞雖夙已梓行而今仍彙諸全集以見先生之學原屬大學修身齊家一貫之宗傳

廷襄謹識

之道可以心會
 先生之學得曰二曲而先生之學以得脫然
 諸生致力於此者有知世氏李太君之賢者
 也是非先生之德也 致樂齋端人之賢非
 其表也之學則大舉於其家一貫之宗
 對得大中丞親入古對於前合於其宗全樂以
 其天不參研效來之賦障不障河惜王以表也
 乘表望之宗又同其宗應請古學於平實錄各
 一得幸淵出却賺其其宗強應致其以彼美在

豐川全集

長白額倫特君玉父捐梓

鐵嶺後學金廷襄應枚父叅編

維揚門人丁沂青洲氏監梓

豐川全集訂正校讐門人姓氏

靖道謨誠合氏

湖廣黃岡人

劉國泰次臨氏

湖廣江夏人

吳自悌理順氏

湖廣漢陽人

靖天績庶熙氏

湖廣黃岡人

阮鳳昌翊周氏

湖廣麻城人

熊同智若愚氏

湖廣黃岡人

徐家麟遠眸氏

湖廣麻城人

夏力恕觀川氏

湖廣孝感人

胡鳴于岡氏

湖廣江夏人

劉明經維升氏

湖廣江夏人

屠用觀尚賓氏

湖廣孝感人

熊鐘秀芝三氏

湖廣黃岡人

萬繩祐爾受氏

湖廣麻城人

校錄門人姓氏

魏	樞北曜氏	魏	權士經氏	魏	適玉川氏	趙	秦彥通氏	江	機砥侯氏	張	朱希賢氏	邢志學明德氏	黎宋淳長舉氏	蔡	麟瑞寰氏						
縣人	陝西鄠	縣人	陝西鄠	興人	浙江紹	巴林人	巴林人	陝西寧	夏人	陝西盩	陝西盩	陝西渭	湖廣岳	陝西長	陝西長						
劉青駿嘯嘯甫	劉青霞嘯林甫	劉青震嘯雲甫	劉青蓮甫	劉青芝芳草甫	賈締芳懷伯甫	張	正擇中甫	程伊藻景洛甫	李	夢鵬扶萬氏	劉伯陽	羅宗彥素臣氏	趙	尚氏	李	節彥中氏	楊	琨仲德氏	魏	梁雲棟氏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豐川全集參閱同學姓氏

李	秀樸園甫	馮	壅荆南甫	趙	于京豐原甫	康	呂賜一峯甫	李	彥珣重五甫	張	開宗潛谷甫	李	來章禮山甫	劉	宗泗恭叔甫	張	希良石虹甫				
河南襄	河南襄	山西三	山西三	山東濟	山東濟	陝西涇	陝西涇	陝西三	陝西三	河南圪	河南圪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湖廣黃	湖廣黃				
劉青駿嘯嘯甫	劉青霞嘯林甫	劉青震嘯雲甫	劉青蓮甫	劉青芝芳草甫	賈締芳懷伯甫	張	正擇中甫	程伊藻景洛甫	李	夢鵬扶萬氏	劉伯陽	羅宗彥素臣氏	趙	尚氏	李	節彥中氏	楊	琨仲德氏	魏	梁雲棟氏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河南襄

王基夢漁甫 江南金壇人

孫長階日躋甫 陝西富平人

鄒言正伸衡父 江南武進人

孫長隆德符甫 陝西富平人

陶蔚文虎父 江南寶應人

李慎言伯敏甫 陝西盩厔人

賈蘇茂

張鼎望令公甫 陝西涇陽人

賈青

弟承烈遜功甫 陝西涇陽人

賈青

呂景烈友栢甫 浙江紹興人

賈青

豐川全集總目錄

存省稿正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卷同學 諸子 叅閱

卷之一

卷語錄一

卷之二

卷語錄二

卷之三

卷語錄上



卷之四

語錄下

卷之五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六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七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八

侍側紀聞

門人錄

卷之九

侍側紀聞

男錄

卷之十

侍側紀聞

男錄

卷之十一

學旨

卷之十二

證心錄

卷之十三

傳道諸儒評

卷之十四

課程 明道 成人五要

卷之十五

書一

卷之十六

書二

卷之十七

書三

卷之十八

書四

卷之十九

書五

卷之二十

書六

卷之二十一

序一

卷之二十二

序二

卷之二十三

雜著 記 祭文 行述

卷之二十四

雜著解

卷之三十五

雜著 說一韻 銘 箴 思 騷

卷之三十六

家訓上

卷之三十七

家訓中

卷之三十八

家訓下

辭 徵呈

布衣王心敬為恭陳愚欵仰懇據呈詳覆事適奉憲
 票仰縣官吏文到該縣立刻延請隱士志敬親身伴
 送來省以便題送赴京事聞曠典士林為慶生亦
 人情何敢矯辭但生自九月十一日江南歸家時于
 途中風寒傷肺之症兩月以來痰嗽不止實不能親
 身赴省兼生更有耳目實病理合瀝誠懇辭者伏念
 生十齡而孤母李氏苦節鞠育為之擇師教制舉之
 業卽時時以古名臣事業相期卽生亦產自孤寒實
 欲砥礪行業以光昭門宗報答母志故行年十八忝

籍邑庠十九濫叨廩餼初非有甘心隱退之志也及
二十二三以後則綿歷世故乃自覺識暗才疎未堪
用世兼知子莫如母時時嚴戒以毋急進取且復慮
氣質之難化遣之從學處士李顥于盤屋者將及十
年卽顥雖以宿疾謝徵卧家其生平所學原以道
德經濟爲本實故教生者不惟不令驚于詞章記誦
且不令蹈于弄月吟風亦初不以石隱相期卽生亦
非遂畢志林泉浮與高名也矧今者恭逢
聖主久道化成四海躋仁壽之域而莘莘乎求治保泰
之意日益深切片善之必錄一長之不遺明良之會

正在此時向使生氣質少變于前自當乘時勉効一
職以畢吾儒幼學壯行之通義卽不然而使精力強
健耳目聰明亦當循奉憲命不俟駕行趨聆
聖訓之高深略陳生平之迂學且得緣此慰平日瞻

天仰

聖之私然後循分陳誠求歸山林卽出處之道臣子之
義亦兩無虧也無奈賦質薄弱兼之自幼漸經憂患
業已未老先衰暨辛卯夏又以慈母頓失痛與恨併
遂爾氣血爲之益微故今行年五十有九鬚髮若霜
至于細書小字必借日光聲輕語遠則聽聞不詳衰

殘若此尚可面對

聖明耶且生更有懼者方今朝廷之士百爾師濟每逢

恩詔之降卽有徵召山林隱逸之條是蓋國家旁求俊乂之盛典實

聖主求賢若渴之盛心則是此一薦送也他年關國史之辱榮卽海瞻朝廷之舉動而以生目暗耳聾之迂儒當之不幾玷國書而羞當世之士耶又其如事

聖主求賢若渴之至意何伏惟執事察生愚誠據呈

上覆使生得自安愚分卽生不至冒干進之罪而

聖朝且無舉非其人之一疑其于國體所關實非淺鮮

至于生耳目暗聾得自近年湖督額憲徒聞生年未至大衰實相去久遠益不知生未老之耳目遂已至此也益祈據呈上覆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豐川全集卷之一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愚男 勉勸謹錄

同學諸子 叅閱 及門諸子 校

本語錄一

千古道脈學脈只以全體大用真體實功一貫不偏為正宗故舉千聖百王之道六經四子之言無一不歸于此而惟大學一書則合下包括更無滲漏蓋孔子生千聖百王之後折衷千聖百王之道術學術而融會貫通以示萬世也故學術必衷于

孔子教宗必準乎大學。然後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無門戶意見之流弊。得以淆之。

觀虞書贊帝堯之四十八字。可以知千古帝德。王猷之淵源。卽可以知孔門大學之宗傳所自來。蓋大學之明德。卽本帝典之克明峻德。大學之齊家。卽本帝典之親睦九族。大學之治國。卽本帝典之平章百姓。大學之平天下。卽本帝典之協和萬邦。其格致誠正之相因。特以明明德中必具之條理。定靜安慮之相因。特以明明親中必歷之內境。本末終始之不紊。特以明明親中自有之先後。初非于

帝典之旨有加也。蓋吾夫子于刪定續修之日。淵然獨見千古之道統學統。必合全體大用。真體實功。後全而惟帝堯之盛德大業。乃克全體大用。真體實功。一貫于不偏。故刪三墳五典之紛曠。而獨斷自唐堯。約千古道術學術之會歸。而遠宗其道。法中庸所謂祖述堯舜。卽謂其祖述乎此也。然則大學一書。上滙千聖之源流。下開萬世之眼目。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後此卽更生千聖萬賢。豈能出其範圍哉。吾輩無志于學。則已。有志于學。安可不知千古聖道之宗傳。

觀帝典命教胄之旨。皇向行有九德之論。可見人材必不能一致。教亦必不容一途。但得有長無弊。即可成德。有弊。知改。皆可達材。成德。便不至負慚。秉彝。達材。便足以功用。富世。初不教。執一法。用拘一轍。如後世好尚。執一者。之于世。多棄材也。厥後孔門。無類之教。正本此意。故當時四科。成就之衆。與五官十二牧。同一師師之盛。嗚呼。觀此。可明吾黨立教之道矣。

帝典首揭欽明。昭然示帝王心法之宗。亦實剖吾儒誠明知行之原。論者謂堯舜之世。堯舜之治。如日中天。是固然矣。今仔細觀孔子刪述之旨。其實二帝之道。法心法。得孔子此一番表揭。乃始千萬年雲翳盡徹。朗朗精明耳。嗚呼。溯道學之統者。能于此深味而默會之。其于帝德王猷之淵源。吾儒學術之宗傳。卽思過半矣。

古今道統學術之源流。盡于全體大用。真體實工。惟大學明新至善。乃于此包括無遺。真是會四瀆百川之衆流于滄海。更無一滴旁溢。明此者。六經四子。乃得其宗傳。百家衆說。乃得所權衡。吾輩遵聞行知。乃不至差入旁蹊小徑。故程朱每教人先讀

大學也

論學術歸于實行履則無意見口耳之弊然行以盡性而實論道德徵于實功業則無清虛冒托之弊語言文辭假借之弊然實功業本于天德故中庸首揭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三語以立千古道教之宗

人與萬物同稟天地之氣以生而惟人之性則得其秀而最靈故學以還其本善之理本具之量為全功然非明則無由知其理非誠則無由行其理故功在于明誠非自盡其性則無以立體非盡人物

之性則無以致用故功統乎人物天地而大學則括此大旨提綱疏目以垂教萬世者也學者必知歸極于此然後路途不至偏曲精神不至虛做以率負此最靈之性

千古聖賢之學無不本末一貫而却無不先本後末故大學先明德中庸先成己書言堯舜之德業首及欽明易言威如之吉在于反身蓋此道以統貫天地萬物為大全而實以自誠自明為本始故君子之學以先立其大本為要義

易首乾坤書首欽明孔門宗仁而大學則首明德中

庸則首性道。千古學宗。于此可悟。千聖垂世立教之旨。亦卽于此可悟。只有此道。此學可克滿性分。可經紀世教。只有六經四子。可奉爲此道之準。可依爲此學之宗。而括之。只此全體大用。真體實工八字。統之。只以明新止善三綱。嗚呼。大學固千聖學宗也。二程兄弟中興聖道。而于此互有更定。朱子折衷諸儒。表章六經。而臨歿猶改誠意章註。其意正自可知。後之談學者。何得以燭火微明。偏執意見。妄裂宗傳。

尚書義取執中。傳前聖心法。周易義取時中。明千聖

心行。然執中之旨。聖人以此憲天撫民。學者卽可于此修身善世。時中之旨。聖人于此崇德廣業。學者卽可于此寡過消凶。妙契之。固上聖之淵源。善用之。實下士之準極。只看人誦讀時。知味不知味。立心制行時。能體履不能體履耳。

學者資質必不能一致。但能實從性之相近。以入道。自無不可。至只要知歸極。肯歸極耳。如入京師者。但期至京。東西南北。固無不可者。然却是或南或北。或東或西。俱望京師而行。得其坦正端直之路。乃可得坦正端直之路。而求以必至。乃可。若不得

真路途而曰無不可。得路矣。不求至而亦曰無不可。却恐阻于崇山險嶺者不至。入于斷港絕河者不至。而其因循不前。亦終不至耳。孔孟者。吾道之京師。當時若文行忠信之四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四科。皆從入之路。卽後世江都河汾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亦皆從入之方。資質不齊者。擇一人一途以入。自無不得。若舍之而自從所好。吾見不阻崇山險嶺。卽入斷港絕河耳。更若謂方皆可從。路皆可入。不求直至京師。而但盤桓畱滯于其方。亦終于半塗廢耳。半塗亦非京師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正以明從入之不能遽至京師。而得方之期于必至京師也。故吾輩不妨各擇其性之相近。以爲從入。而要以期登孔孟之堂。入孔孟之室。爲會歸。

中庸性道教。盡乎道統學術之綱領。而言性則歸于天命。言道則歸于率性。言教則歸于修道。奇見性道教自有底本。吾輩有志于道者。所宜徹底理會。學須知理之所以一。又須知分之所以殊。知理之所以一。則知殊途原自同歸。百慮原自一致。知分之所以殊。則知同歸正自殊途。一致正自百慮。源源

委委乃始徹底分明。看得此道太高遠。則必至有自暴自棄之病。若看得此道太卑邇。則索隱行怪之弊。或且滋矣。故論道以得平為貴。然得平。却非以人意可以增損絲毫。但能明得道之實際。原是日用平常。却原是精深高遠。則不期平而自平矣。故明道又務求其實際也。

實見得道不遠人。則知日用彝倫之地。無處可容人忽略。實見得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知得閨門衽席之間。無處可容人漫浪。實見得萬物皆備于我。則知得林林總總之人。無一可容人翫置。更若實見得曰明白且之天。赫赫昭昭。則知起心動念。以至臨民蒞眾。無一可容人縱肆。

千聖相傳。只傳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千聖相接。只接此一點兢業惕厲之心。

入門下手處。不妨從其資之所近以入。至于血脈路途。却不可毫釐差錯。會極歸極之地。却不可分寸闕虧。

此道無由人慢處。無由人緊處。亦更無由人歇得手處。直須助忘盡屏。从而後已。

此道本于天命。豈不現成。陸王原看見這現成一着。故本此主教。但說得太現成耳。其病在未能深思。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固是得此現成之理。却不思未得時。有許多功在。既得後。仍有許多功在。直是須臾不離之功。與須臾之體相符契。故得不終失耳。二公却說得此心本善。但存卽是。此知本良。但致卽是。却不道存之致之。中間有多少學問思辨行之功。有多少學利困勉之等。無論初學有茫無從入之患。中材未易得神明會歸之功。卽聰穎者。言下領畧。亦只于見性還虛得人頭。未易會本。

未終始之先後。詣深而造極也。其見解之粗疎。不盡學量。固無可諱。然謂之爲禪。則不知言矣。蓋陸王是教人于倫物日用間。以虛靈不昧爲運用之宰。固非教人遺倫物而超然出世也。

或問先生言學。每深明陸王之疎。而深辯陸王之禪。何也。曰。此是陸王自具之偏。全是非。我不敢昧心。將偏作全。亦不忍昧心。將是作非也。又吾儒之學。原本心性。故朱子曰。千聖相傳。只此一心。而生平孜孜者。獨以心性之存養爲要歸。全集所載。可考而知也。今以陸王之知重心性。而昧者禪之。勢必

豐川全集卷之一
至割吾儒性命精微之旨。盡歸二氏。又必至舍朱子性命精微之蘊。而徒求諸著述立說。致令二帝三王以來。一中相傳之心法。淪棄于世。儒口耳意見之私。而後已。故但有問者。不敢復爲毀譽計。而每據此心之自信者。明之耳。全非我邦不效和學以還其性之固有爲本。故大學首在明德。以遠其性之同有爲大。故明德卽以新民爲末。止善特言其本末先後之天則耳。言學不知本體。言本體不知作用。言本體作用而不知本末先後。皆不知大學之道也。

西銘一篇。原非爲大學下註脚。然于大人立體達用以還其本性之量爲切。又曰。吾由人自補。我欲此道。察于兩間。未嘗停息。卽凡民亦俱有秉彝。無人欠少。固不敢謂闡衍自孔孟後。千四百年。宇宙竟絕。然實是千四百年間。詞章佛老。紛紛逃真。迨至王文中始特地發志周學孔之旨。周子始特地發至靜無欲之旨。二程始特地發識仁至敬之旨。聖學乃自此洞啓門庭。迨至朱子以至有明諸儒。本體功用。亦復闡發無餘。聖學實是無境不現。然以諸先生高明沉潛之異稟。不免各隨其資之所近。

以爲輕重。則于大學天德王道一貫之旨。亦尚未敢謂盡滿其量也。這裏能無待于大君子。造精詣微。融會貫通。以還吾道之大全。全體大用。真體實工八字中。有一字斤兩不稱。一事血脈不貫。卽弊病無窮。故大學以明德爲本。明德以格致爲先。格致以知止知至爲實。周禮章句云。格致實至。道是千萬世大公之道。如何得意爲輕重損益。又如如何得意爲毀譽是非。况六經孔孟之言。明明在前。一返照。亦自權衡昭然。又何得由人自作好惡。大學言明德。卽言新民。中庸言性道。卽言修教。可知

體用割裂。卽非大學。本體工夫軒輊。卽非中道。故學術必以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一貫不偏爲宗傳。孔子言仁。皆兼功用。孟子論理。言仁兼義。蓋此理固無內外顯微表裏精粗。而本體要以工夫而全。作用而實也。張皇本體。略于工夫。徒言內養。略于實用。說來未嘗非學。要之舉一廢百。失孔孟論學之宗傳矣。又之本體益高。聖賢皆具。而此則斷然學問不知本體。泥形逐跡。極其所造。義襲而止。然徒張皇本體之自然。而不實從語默動靜。人倫事物間。磨勘煅煉。極其所至。徒得靜中一點虛機耳。遇

盤根錯節。必且主宰紛拏。擾亂不寧。卽不然而習成窠巢。久之生厭動之弊。且不知不覺流于二氏之類。然頑懶矣。故六經四子。無離本體之學術。亦無外實功之本體。蓋諸聖賢皆見道分明。體道精切。故論道一一圓滿也。講學論道。要得一會歸于此。乃能滴滴歸源。卽于工夫。言內養。卽于實中庸發端。言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明此者。不惟見得不率自性者。卽非道。金見得性而不實見諸道。資可率行者。亦非吾儒之所謂性。又不惟見得大業修乎道者。不可謂教。金見得道而不修。諸教便

真不失者。亦非吾儒之所謂道。寥寥十字中。不但盡萬世旁門小戶之弊。于此勘破。卽舉後儒偏曲意見之弊。亦于此勘破。中庸真明道之書也。然向非天命之謂性一語開端。則本源不清。所率者或非其正。所修者或失其則。縱有實功。木心不正。木理終邪耳。故中庸開章三句。源源委委的當分明。不惟括盡一部中庸。金括盡千古道學之源流。此等處斷屬祖孫師友間。平日融會道術。講究得頭項分明。自己亦上下千古。折衷得道統的切。而後能爲此語耳。是此三語者。乃吾儒原道原學之星

宿海也。盡漢唐宋明諸儒。宣暢發明。要皆從這裏
流行出來。吾輩生曾思之後。不能親見二賢。面領
其指授。這等處亦明若觀火矣。奈何可自任意見。
昧于適從。昧于權衡。益世盡千古道學之風。誠哉。
吾身父天母地。與萬物並生。而獨爲萬物之靈。五行
之秀。這一點性。原無內外表裏。亦無人我古今。徇
外既成。失內。徇人既成。遺己。而專內遺外。知己忘
人。亦土木鹿豕。不惟自私自利。虧生人萬物一體
全量。亦辜負造物賦畀。獨靈獨秀。資以參贊之本
意。所以大學言明德。必歸本修身。修身必兼新民。

中庸言盡性歸于成己。而成己卽統成物。蓋內外
人已。原吾性之同體。其貫偏之卽屬虧欠分之卽
成支離也。故古之聖賢。視聽言貌起居食息之地。
無一敢以少疎。君臣僚友宗族民物之交。無一敢
以忽置。修其身而肅。又哲謀之咸凜。齊其家而一
本。九族之胥睦。治其國。平其天下。而平章協和。藹
然如一家父子兄弟妻妾奴僕之仰事俯育。誠求
保赤。蓋見得吾生性分之不容自己。固如是耳。故
吾輩須實體西銘之旨。乃克副生人之分。

古人言學必言問。以學非問不明也。然在後世。則夫

聖既遠。師友道喪。將何從問乎。惟有考諸聖經。以
身體驗耳。然初問考經。而不得其旨。體認苦于
心理。難得其合。只須於書字字句句。切身體會。行
事時。時事事。印經來。存久之。心理漸漸相得。自然
事理漸漸不違矣。然這裏須要真心貫注其間。始
得。若無真實明理心。讀經亦只成人耳出口。必不
能深見。從上聖賢精神命脈所在。若無真實寡過
心。行事亦只成計利較害。必不能仰體古聖賢立
心制行之則。

學不明理。行不中道。只是志不真切。如保赤子。必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這裏無人借口自掩處。

于學問思辯之中。實盡博審慎明之功。善之不明。未
之有也。于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之所得。而即體行
諸達道九經之間。執之不固。未之有也。于此五者。
人一而已百。人十而已千。愚之不明。柔之不強。未
之有也。故知下愚不移。只是自不肯移耳。肯移焉
有不可移者。

學問思辯行。雖曰五事。其實只是一理。而五者之中。
以行為要歸。而尤以學為托足。托足苟差。南轅北
轍。縱復問辯思行。各極其功。路途既差。愈驚愈遠。

亦終于莫至其域耳。故學之一字最宜先辨路途。去聖既遠，鄉無明師，路途從何辨之。亦只于四子問津可耳。蓋四子皆會六經之精英而歸于明白正當。故其所言者雖無一非六經之直，而其所指者則端正坦平之途。故就四書而論，吾夫子之論語為吾道之通途，大學一書為吾道之正途，中庸一書為吾道之真途，孟子七篇則吾道之明明坦途也。辨途者準以孔子之通而兼取三子之長，合以三子之所長以趨孔子之通。庶乎適燕北轅，適越南轅，不至誤入岐路耳。乃若漢隋以來傳道諸子，

亦皆適京之的途。第其質稟高明沉潛之異軌，故其指示偏水偏陸之殊轍。準以四子要難四面皆通也。然地近陸者陸自得其坦平，地近水者水自得其徑直。第在率由者知所擇，慎所趨耳。外此則皆不免旁蹊小徑，甚或斷港絕河。有識者斷不肯以有用之精神，有限之時日，出于其塗，自誤時日，自誤歸宿也。

不自強而怨天賦之暗弱，不自力而怨他人之勝已，皆無志者也。

有志者事竟成。孔子十五志學，時時進步，直至心不

躡矩之地亦只是下得這志真切耳。故學莫要于立志。然惟其當初所志。卽在此心不躡矩之學。故卒至從心不躡之地。可見立志又要知正大之標準。

學不進。只責志。志不立。只責耻。耻不生。只責識之不明。蓋吾輩識見能明得生人正分。當志不立時。雖欲不耻而不得。耻既生而志雖欲不立不可得矣。故立志以致知爲要。而致知以辨別學術之大小偏全爲要也。大學首篇。是五言。知兩言。明一言。慮卽此義。

致知全在好學好問。能反身體認。蓋積誠乃生明也。知欲其明。功欲其實。若徒明而行不實。則知及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矣。故說命謂知之匪艱。行之維艱。而孔子亦謂知不如好也。吾輩安得以虛見虛解。輒自止足。畫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動靜有考。程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古之君子。其致功如是之勤。且艱也。道焉有不明不得者。知明則行益力。行力則知愈明。知行原相爲表裏。終始合一之說。謂其爲本合而不可離。非強二者從

一也。

倫常綱紀。正吾盡性之實事。男女飲食。正吾盡性之實地。仁義忠信。正吾盡性之實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正吾盡性之實量。于此知之不徹。而曰吾知性。于此盡之未滿其分。而曰吾盡性。只竊得二氏中下乘一點清虛之機耳。君子羞之。卽佛老亦且笑之。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身。這意思甚好。人只爲行一不得。便怨天尤人。更不復自加進步。所以終身身終不正。人終不歸耳。若值一不得時。卽于身加反求。反求之功。既誠且切。身必自正。人必自服。而人已兩得矣。故孔子謂忠信篤敬。必參前倚衡而後行也。

千古聖賢制行之要。只以反求諸身爲盡已實功。故中庸謂正己而無求于人。孟子反覆言行有不得。則反求諸身。仁者如射。正己無求于人。先聖後聖。若合符節。

忠信篤敬。必參前倚衡而後行。可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欲行。只自盡忠信篤敬之實。恕之一字。終身可行。故聖賢處世無不以盡已推己。

不欲勿施為工課。

克之久則欲日消。養之久則理日熟。欲消理熟則心
理日融浹矣。

古之君子心存理得。只是用得工夫切實綿密。到深
入處漸近自然。漸合本體耳。然却要實明得心體。
原是有理無欲的體段。庶幾克復俱有。着落俱得。
天則而欲可漸消。理得漸復也。不然却恐但從克
伐怨欲不行處。幫補綴緝。終于理欲交勝耳。蓋惟
知性者始能盡性也。

學止實盡已分。不妄希自然。久之本體工夫自合一無間。

蓋工夫本體合一。一着不特非虛見。模擬可得。
亦並非工夫生疎。可至必到深造自得後。乃不期
自到耳。然縱是到自然後。亦只是工夫到得恰好。
愈細愈膩。此心真能順帝之則。初非遂聽其自然
也。

學問不明得自然一着。終于支離強持。然徒張皇本
體之自然。而不知裏邊恰是。則正緣有塞。奈學蹈虛見。
無實詣。甚至流為野狐禪之清虛耳。故象山陽明
喜舉本體之自然以示人。亦一病也。無米無水而
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亦無本體。譬之作飯。初間要

得水米勻稱。火候調停。到得熟時。水米融浹。水火通融。恰好可用矣。學問不知本體。如無米無水。而欲憑火力以成飯。飯可得耶。故無本體。卽工夫枉用耳。然若不下工夫。却又是。不盡火力。但憑水米。而欲望成飯。抑又難矣。故無工夫。卽知本體。亦更不可得而用也。故本體工夫。偏廢卽不得。偏重亦不得。然這工夫本體。譬之作飯者。亦是明其不可偏廢耳。其實此理本體工夫。本是一物。爲未知者。言可曰。上天生本來者爲本體。加自人工者爲工夫。究之本體卽工夫之體段。工夫卽本體之精神。

初間尚可分別。到得成熟後。只是這一點兢業靈醒心。操存涵養耳。亦更無處可容人分別也。

看得大道爲公。在士林則爲大儒。在朝廷則爲大臣。君子無事。不宜讓人。惟求道一事。雖師不讓。無事不宜渾含。惟論道一事。一字不可假借。于讀經所得者。實驗諸身心倫物。則讀經不至誦言忘味。于存心制行時。一一會歸于經旨聖言。則心行乃不至蕩矩踰規。久之讀書便當知要。立身自當中禮。而心理事理。自然融浹無間矣。其讀經之法。程朱之說最詳。最細。而反身體認之旨。則

二曲先生揭之。更爲明暢讀書之道。合此二法。無餘蘊矣。然又須知這是辨明路途之法耳。其實這一切講明路途。要是爲行時直捷正當。不至差入旁蹊曲徑。耽閣時日。枉費工夫之意。初非教人徒資講說。侈口談也。故旣講明之後。卽宜從這直捷正當路上。實實體行。庶幾知明行當。前此講明體認者。至此俱有着落。而後此身體力踐者。至此亦更無差謬。積之日久。識見踐履。一一可望古人壺域矣。

讀經不能不資註疏。然要是先讀經文。仔細尋求其

立言命意所在。到得心見彷彿。然後卽以註解卽不至舍己徇人。全無心得。又可以少辨註疏之屈直當否。久之不惟于經旨當有契會。卽自己亦漸能自作主宰。不至徇人迷已矣。至于典故事實。却須考之先儒。不可自作主張。蓋這是杜撰不得者。必如先儒之言。終不能自信。姑且依他放下。更讀他經。未必不觸類旁通耳。

五經是四子渾然之全體。四書是諸經秩然之血脈。能真見四子之精神。卽讀經處處脈絡分明。然讀書却非徒靠訓詁。可以明了。要須以反身體驗就

正先覺爲從入。又必躬行實踐。以身証明。然後可
以真得諸心。蓋四子書與他書不同。原是四聖賢
體驗心得之言。若行不至。知終不真。故要得理會
心得。必以實行爲致知第一實法。

致知所以講明躬行之路。躬行所以實踐既明之知。
亦卽所以實致吾心之知。行之既力。既至。自然知
之益實益真。故致知之法。無如力行。

讀經有三難。一見解不能到古人田地。則意擬難真。
一訓詁雜陳。未易卽辨真旨。一經秦火之後。簡編
脫遺。後儒附會雜出。世遠莫證其真。以此三難。致

令光天化日之六經。轉見雲霧幽隱之或多。然意
擬難真之病。以力行求至之藥。醫之。訓詁雜陳之
病。以融會經旨。印以全經之藥。醫之。至簡編脫遺
則亦又有闕疑一藥。獨後儒附會。則惟有實體二
帝三王。周孔顏孟之道法心法。幾于鑑明衡平。以
照妖鏡。辨其真僞而已。此外更無良藥也。

多讀經少讀諸儒語錄。則不至滑于意見之偏僻。卽
諸儒語錄亦無不可與經旨會通矣。若讀得語錄
多。讀經工夫少。則不免從資之所近。意之所好處
入頭。氣質重者。或且以先入爲主。不惟讀一切語

錄少可多否。必成門戶。卽讀古聖人中正圓滿之經。亦只供其意見偏滿之用。故讀書以多讀經爲貴也。
明明六經在前。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一一圓滿。不知三千餘年間。何以諸大儒皆僅從資之所近。以結局。然六經之言。尚渾淪深沉。未易卽了。大學開章發端四語。簡括明透。不啻白日中天。如何諸儒先以概世之聰明。竭終身兼人之功力。亦且半至偏窺。未副其量。則自茲有望大學爲趨。期于必至者。正吾道之亟待矣。

觀虞書敷奏明試之說。則知古之取人。亦未有不觀其言者。顧古之士。敷奏之言。卽其明試之功。而朝廷之上。其車服之庸。卽據其有功之試。今其言雖不傳于後世。然其虛實。亦可想而知也。後世相率而尚經義詩賦。又相率而尚策論。嗚呼。此亦士子敷奏之言。而朝廷試功之券矣。爲士者。須自問。諸已之敷奏者。果可以試之有功。而膺國家之車服。乃可。取士者。亦尚須實按諸士之敷奏者。果可以實試之有功。果可以卽信其不待試有功。而卽庸以車服。乃可。

舜伊說望生于草野。一旦舉而加諸上位。遂堪大任。固是其天分之過人。亦當時士之所學者皆實事。故風俗之所漸染者深厚。數聖人卽草莽耕釣之日。已裕經綸致澤之弘具耳。可見國家取士之法。須要得切實切實。則不惟所取之士多得其用。卽風氣之漸染者亦當薰陶得異人輩出。足爲王國之楨。

十人之長。匪人則亂。何況一邑數千萬人之長。又上一郡數百萬人之長。又况一省數千萬人之長。故用人不可不慎。然十人之長。已難得。十人之

中。矧數十萬人之長。卽關數十萬人之休戚。數百萬人之長。卽關數百萬人之休戚。數千萬人之長。又關數千萬人之休戚。識不足以達理。推情。行不能以克私。行恕。是以上天所生待養待教之蒼赤。付諸水火也。豈其可乎。况生民之苦樂。卽關天心之向背。國勢之安危。又何容漫爾委任。不慎厥圖。性者天地萬物之一源。故至誠能盡其性。則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合下一盡俱盡。而更無欠少耳。然實由見得性之本量。原是如是完全。故其盡之之功。實而能克其量。量之所暨。乃圓滿能得。

其全也。故吾輩要滿得生人之量。須以知性為第一義。然實由良善之本量。氣味完全。其明得性量全。即須存心行事。待人接物。實實的。知明。非處實。民胞物與。已立已達之念。脈脈與立。人達人之意。相關而不分。人我。並飛潛動植之物。亦栽培時。屢而不限。貴賤庶幾存的心。即天地並生之心。行的事。即化育兼茂之行。

在我合下一性而無不性。一盡而無不盡。天地人物渾然在吾性統貫之中。即在吾盡性統貫之中矣。至誠豈不贊化育而參天地哉。然

曰性惟至誠能盡者。則以此性乃誠之實體。而此誠即性之真精。惟至誠能以這一點真精神。渾渾與真性流行。其知至明。而見得這性之全量。其行至實。而達得這性之全量。故惟天下至誠。乃能實盡其性也。然則吾輩欲盡性者。宜從求誠始。而不能即至于誠者。宜從致曲始。天下之內。只此一點細看。至誠盡性。而人物天地之性。無不盡。可想見三達德。即貫于五達道。九經之中。而五達道。九經。即無非此三達德之推暨。發皇。天德王道。渾渾只是。一點真誠。自性自人。自人自物。知明處當耳。更不

間于彼我人物亦更無形骸貴賤之可言。至誠真與太極同其體用也。抑又可想見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實用于心意知物之間。即實用于家國天下之間。而修齊治平所以實用于家國天下之內。其實只格致誠正實用于家國天下之內。只此一點明德自本自末自終自始有先後而實無先後。大人原渾然與大極同其體用也。至誠盡性一章。不惟包得一部中庸。並可包得一部大學。且不獨大學。並千古聖德聖學亦無不于此該括也。善學者須從這些處窺探經旨。窺探聖心。然後乃于此道。

得個入頭。于做人正分得個入頭。不至費終身苦功。徒入旁蹊小徑。自蹈曲儒拘生耳。

即中庸天命之謂性。可知性命一貫。即率性之謂道。可知性道一貫。即修道之謂教。可知道教一貫。即戒懼不睹。恐懼不聞。慎獨致中和。與一切擇中。修道明善。盡性尊德性。等義。可知本體工夫一貫。即不明由不行。不行由不擇善。明誠根須諸義。可知知行誠明一貫。即致中和則位。人在而政舉。達德知而天下國家之治在。是九經為治天下國家之大綱。而皆行于一誠。以及至誠之功業。至聖之

德業可見天德王道一貫卽至誠之贊化育配天地至聖之配天君子之合天載可見聖天一貫卽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擇善固執之愚弱可以明強致曲之可以有誠至化下學立心知幾之可以德盛化神可知下學上達一貫卽致中和而位天地盡大孝而得天祐知人之不可不知天知天地之化育諸義則可以知天人一貫又觀示天命謂性道不遠人困勉之可至明誠致曲之可幾至誠而可知聖凡一貫至觀于仲尼祖述堯章上律下襲而正可見統此諸義而真能一貫于古者惟我先

師仲尼集其大成也嗚呼吾道之宗傳原屬一貫而一貫之宗傳舍仲尼奚屬哉然開章始于天命謂性終篇結以上天之載則竊見此性乃一貫之樞機範圍而仲尼只一能滿性量之人能善承天心之聖世無無性之人聖無獨得之天體天盡性固一貫之血脈而盡人可學仲尼之真切路途爾

地聖聖之配天及者... 曰一貫之血... 欲之聖... 附... 而一貫之宗... 而外以表其大...

豐川全集卷之二

存省稿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受業門人魏梁謹錄

同學諸子 恭閱 及門諸子 校

語錄二 本對本對不測工夫也

做人須是明得生人來歷然後不至自逃天命之性
又須明得盡性實功然後不至悖于率性之道故
修道之教章首雖未嘗即指出明善之旨要之以
明善為第一義

看得性字明。則道之來頭清。看得教字真。則道之要
歸實。天命謂性。率性謂道。這道豈容參以後起人
爲之私。修道謂教。這教豈得于盡性外別有工夫
而率性又豈得無修道實工。故人道原是天道。而
工夫不離本體。本體不離工夫也。

戒慎恐懼。慎獨之功。滴滴皆從性體上保認體察。乃
算得修道之教。

未發謂中。中節謂和。可見卽心卽理。心外無理。中爲
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可見萬物備我。性
外無物。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天地萬物。

統吾一體。此性一盡無不咸盡。然機械只管于慎
獨二字。盡一切性道中。和大本。達道。止以明此獨
之體用。率之修之。戒慎恐懼。慎獨與致。止以明此
慎之實功。這慎獨二字。真是統貫天人道。教讀中
庸者。必須徹底理會。乃于此道見其本末終始。得
門而入也。

中庸開章。溯自天命之謂性。而三十三章。仍結歸盛
德之合于天載。可見中庸一書。是教人盡性合天
之學。亦卽明天人合一之道。而中間言盡性之人
只歸于至誠言其次求誠之功。只發端于致曲說。

來包天羅地而起腳只在這一點爛爛不自昧的
真性上作樞機可見此道原至大無外亦原至近
且實讀者必看得這宗旨分明然後知得大學合
中下以天德王道一貫為分量之旨原非故為托大
以誘人而功始格致真確而有要也。

言本體破除工夫便知其人不知工夫亦並不知本
體言工夫破除本體便知其人不知本體亦並不
知工夫。

友有問經世之務者先生曰經已之心友曰經已而
世遂可經乎先生曰古今之法非亡也而有治亂

主心有治亂耳能經已之心即人存而政舉矣于
經世也何有。

友有言天德王道不可偏廢者先生曰無王道言不
得天德然無天德亦言不得王道故程子曰有天德
然後可言王道天德王道論條目不得不並舉而
言其實只一機相貫若並列而說不可偏廢即天
德王道並行矣。

友有問大學新民之目在齊家治國平天下傳中不
一言其法而但于好惡反身藏怒窒欲反覆推究何
也曰良法生于美意故康誥謂保赤誠求不中不

遠齊治平。若但于法制求之。文法豈足感乎家國天下之心乎。且身爲家國天下之本。好惡所以通家國天下之情。好惡之不當不公。先無以服人心而感人情。區區法制禁革。亦何益耶。又好惡無辟。必有好惡無辟實事。反身藏恕。必有反身藏恕實行。且如平天下章內好惡同民。既有理財用人實政。亦必推類更有正德利用厚生。以措置斯民于安全詳法。不言法制者。法制皆包舉于其中也。况齊家卽未詳數法制。治國則仁讓之所包。旣廣平天下亦理財用人之所該。亦弘耶。讀書論理。不探

其本而徒于末求之。已爲失要。更不實推其義而徒執泥其辭。抑又失旨也。夫抵格致誠正。非徒虛致于心。意知物之間。實是樞機乎家國天下之內。而齊治平。雖是用于家國天下。而實是本于身心。意知。故離齊治平。不可言天德。離格致誠正。不可言王道。外家國天下。則心意知爲虛機。離心意知。則家國天下爲虛器。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耳。蓋本末終始。原是合內外之道。分得先後。却不得截然將明新分兩事也。

郭巨老好參禪。先生曰。吾儒明新止善。是大乘法。史
完璧好讀書。先生曰。六經四子。皆吾心之記籍。須
及身體認。張希賢無見聞。先生曰。讀書最開人心
胸。焦生喜靜坐。先生曰。莫溺空。黎長舉好談經濟。
先生曰。須先理會自己性情。又曰。王道本于天德。
每與梁言。則曰。道途原難。卽通大學一書。程途分
明。不從此徹底體認。不入意見。卽入旁門。千古不
先生每與尚孚言。則曰。學須沉潛。每與潛夫言。則曰。
學須通達。每與康孟翁言。則曰。學須知本。每與家
遜功師言。則曰。學須統會。千古聖賢立教之旨。不

墮一偏

在楚中爲諸士友言。則皆導之以本性皆善。習乃相
遠。而諄諄以希聖希賢爲言。在蘇中與二三學者
言學。則每言此道大中至正。亦復至公至平。不容
執見成礙。論道不弘。而爲無錫諸友言。則無非以
全體大用。真體實工。一貫之旨。爲切磨。與平日所
以教及門。與知交論學。無異旨也。無以爲言。
每言此道如布帛菽粟。聖凡賢愚。無不服食。又如天
覆地載。四時百物。無不行生。學者最可惜。在迂視
理學。高視理學。又最可傷。在一知半解。更不求進。

爭門競戶。輒排異尚。

學問所辨在義利公私。大小偏全。最是全體大用。本體工夫毫釐不容人偏勝偏爭。無不然也。又吹天。一友問學問致知之法。先生曰。實法無如力行。講說稽考。特借作問津審塗之資耳。須是實按程塗。身子實到。則一一皆真。不然縱聰明過人。講究功深。終是揣摩影響。畧得形似也。友曰。有身子能到的。即有不能身到的。如何皆能身到。先生曰。如君所不能到者。莫如治國平天下。若能于齊家的實情。親身體行得明當。國自可以類推。天下亦自可以類

推。緣人情不論衆寡。無不同也。又家國天下。事理雖有多寡繁簡。總之處置之法。皆本此心。此知。苟得于身家之間。遇事遇物。一一體認親切。得其樞紐。即萬事萬物。俱得其樞紐。縱身不能至。已不啻得其四五分精神命脉矣。得四五分精神命脉。便是身親到得四五分也。或曰。如天文地理。兵農書數。何如可以身親。先生曰。我爲君言大學格物致知之道。君如何。又說到後世博物的路上去也。然即博物亦須要力行也。如欲知得天文。亦須親問知者。親身仰觀。欲知地理。亦須細按圖形。親身閱

歷爲農爲兵亦皆如此乃得曉然心目未有不力行而知得真者。

平日致知之功能從精神命脉上體認到得心地精明時卽未至事理問其大畧亦可知幾分真機緘迨至事到面前一入目經心縱不能卽徹終始亦便自審幾不遠故窮理之功要得切實。

連來每讀中庸覺得日用平常中浩然與天地同流西銘是從中庸中悟出。

學者須得生意盎然乃能生生不息以之學問則自當日進日新不造其極不止遇民遇物亦自然欲

立欲達不措諸安全得所不止故天道以元統四德五常以仁統四善而孔孟以仁提宗也或曰孟子兼言義如何亦謂以仁提宗乎曰義只是仁之裁制真能體仁未有不兼義者孟子正是爲仁而不知兼義如墨子之兼愛者立之準繩耳其實只是以仁爲宗也然不獨義只是仁卽禮亦只是仁之節文智亦只是仁之明通信亦只是仁之質誠四德只是一德特隨其發現異名耳明此則可以明孔門論仁之旨

類觀孔門之言仁可想仁之全體卽可實見學問之

要領學問之實工。

成已仁。成物智。仁智只是誠之盎然。惘然處。分言則支離。混言則籠統。要看得理一分殊分明。卽見得中庸所謂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的。義旨分明。而時措之宜。亦可想而知矣。

每讀禮運大道之行一章。輒覺神遊唐虞時雍風動之域。

讀禮運首篇。最消人驕吝之私。

揚墨皆學仁義。而其流弊皆如此之甚。學之不講也。不讀濂洛關閩河會姚涇書。不知秦漢以來諸子之

偏駁。然不會歸于四子之宗傳。畸重偏溺之弊。或所不免。故先儒以諸儒爲四子階梯之說。真篤論也。蓋階梯是升堂登山之途徑。非便謂堂與山巔。卽盡是爾。

讀經不知讀宋明諸儒語錄。訓詁執泥之弊。所不免。喜讀諸儒語錄。不喜讀經。門戶偏泥之弊。亦所不免。

無見地時。須多讀語錄。畧有見地。則須多讀聖經。窮不探古聖人道法心法之會歸。來來耳。語錄不讀。思講得明。則行得始實。行得到。則知得始真。知行如何。

可以偏重。又如何可以偏廢。不知不能問。不能不知學。終于暴棄耳。能問不能思。能學不知要。終于茫昧耳。思而不知歸。知要不能克。終于一知半解耳。

爲學欲作名儒。已爲爲人可鄙。更連名儒之名。不知慕。人品尚可言耶。作官欲作名臣。已爲好名可笑。更連名臣之名。不知慕。人品尚可言耶。

聖人不教人好名無實。然名之一字。却時提以勸人。人。

書曰。百工師師。庶績其凝。有國家者。能使內外。各舉其職。卽庶事辦治。而天下太平矣。然非得朝廷有當功當罪之賞罰。各舉其職。亦豈易言。

敦崇廉恥。最朝廷家鼓勵官方第一義。誠使縉紳之侶。無不以貪榮曠職。苟得妄取爲心耻。其視賞罰之所勸懲者。豈啻倍蓰。然這源頭。終是從朝廷賞罰明當來。故賞罰最鼓勵官方之樞紐。不知不能。尚足寬之來日。又得寬以人難求備。惟不知自愧。卽孔孟與居。無如何矣。

邊庭寇盜不足憂。最可憂者。仕途不知名義。士風不重名節。

進一人而當則四海之心皆爲之服。退一人而當則四海之心皆爲之服。矧所舉皆直，所錯皆枉乎？故王者以慎用舉錯爲第一義。夫以問爲耻，而不知不能則不耻，耻非其耻矣。小技小術則學，而切身切家切國之務則不學，學非其學矣。

懲惡而當，則人不敢爲惡。小懲大戒，是乃小人之福。故淫刑者殘忍不仁，而矯爲輕刑以市恩者，亦婦人之仁耳。昔諸葛武侯嘗有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是真知大體之言，亦真屬仁人之言。

唐虞用人不執一格，孔門教人不執一法，蓋因材器使，因人成就朝廷，乃無廢事。天下乃無棄人也。後世一二儒者，往往執一律以概人，喜同惡異，甚至黨同伐異，不獨其量隘識淺，亦見其學之未準于堯舜孔孟耳。

體面二字原爲中人設。士君子未仕則可顏可孟，已仕則可臯可夔，何得連體面二字亦不知講。子夏居孔門，在文學之列，自是聖門高第。小人二字，豈其所慮，而夫子警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輩必須于這小人儒三字徹底究出的端，然

後見得吾儒君子之實。亦始不蹈人小人儒轍也。論語道理隨處平滿。周易道理隨處分明。謂論語卽無家之易。而周易乃有家之論語可也。謂論語卽易之體段。而周易卽論語之節度可也。然論語無象而實家。周易有家而非象。論語章章有易之節度。而無節度之可執。周易爻爻有論語之體用。而無體用之可泥。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淵然與義文。周孔寤寐一堂矣。

經旣通。方讀子。此言童而習之。今方知其有味。經不通而遽讀子。未有不爲意見之偏所惑者。

或問佛老之書宜看與否。曰。未見吾道之大全時。不宜看。旣見得吾道之梗概。後不可不看。或請其故。曰。二氏之書。不惟其長生無生之旨。令無識者歆艷。卽其見性還虛之旨。亦是令高明者沉溺。見不明吾道之全旨而讀之。未有不爲所惑者。若歸于吾道。識其梗概。而不從其提宗立教處。窮究其底。只裏却恐辨不清。吾儒盡性至命之宗。不知不覺墮入禪元見性還虛之途。而不知返也。或曰。伊川先生。生平不看佛書。何也。曰。見得吾道分明。原可以不看。伊川見道最分明。正自不必看。然在我輩。如

既見道分明。卽細探其底裏。辨晰其脈絡。令自己
心性入微處。不至墮入其巢窟。亦自不妨。故余亦
前此曾窮究其宗旨也。而不暇及也。迨曰。爾
見不盡道之蘊奧。言理既差。言事亦錯。言全體固未
得。言一端亦不能當也。其與宗立。其與道之
百工技藝。皆有規矩範圍。何況聖人之道。自二帝三
王周公孔子以來。坦若大路。明如日月。何得由人
淺深偏全。其與宗立。其與道之
中庸血脈融暢。大學規模整齊。大學所以立中庸體
格。中庸所以融大學精神。有大學不可無中庸。有

中庸更不可無大學。而要其入門。則宜先窮探大
學宗傳。立吾學之規模。此亦大學先格致。中庸先
明明善義也。其與宗立。其與道之
學者必欲不讀二氏書。亦未盡。蓋窮其旨歸。得其血
脈。然後自己不至陷入其中。亦可語于窮理知言
然却須有見解後。乃可入目。若不明吾道之大全
遽行涉獵。踈淺固不能得其旨歸。卽下深心。看得
有端緒時。亦恐不知不覺墮入其巢窟。迷不知返。
甚至將吾儒盡性至命之宗。亦混同二氏。祇以供
意見借資耳。故二氏書無見地之人。斷不宜看。恐

其易于陷溺。淺根薄器者。又不宜輕看。恐其資唇
吻亂吾道也。蓋吾至命之宗。誠與同本。天淵則異。
佛氏縱說到六度萬行。不遺處。只以供出世之借資。
吾儒縱說到一念無欲。真性流行處。只以歸經世
之本。血脈原自天淵。講學論道。辨不清脈絡。滯足
沾裳。固見其識之不明。卽溪拒力排。亦恐未能切
中其病根。且一尺書衣。夫豈能盡其旨。然其血
好播弄禪機。此識之未融。心之未能帖然處。更若誤
認禪機。混同吾道。則是格物明善之功未至。與凡
民日用不知。同其陷溺耳。其人則宜去東林大

先生一日謂梁曰。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前聖在前。後
聖在後。此道或不能自我大明。何可令自我反晦。
未知求知。已知愈求其知。未能求能。已能益求其
能。直須死而後已耳。曰。宋四君論之宗。誠不可用。
又一日謂梁曰。此道無所不該。故兵農禮樂。說來枝
枝有本。滴滴有源。學者縱爲稟賦所限。不能兼綜
條貫。要須因材成就。不失源本。卽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皆吾道之正脈。初不害其爲真品真材也。後
世則萬徑千蹊。靡不逃妄失真。而最可惜。則德行
一科。竟以鄉愿無刺無非者。冒之。甚至佛老清虛

之習亦且入而亂之。言語一科竟以虛浮無用之
言冒之。甚至門戶攻擊之習亦且附而亂之。至政
事文學二科則亂之者莫甚于不本慈惠之意不
切當世之宜詞章訓詁無不與游夏輩虛實天淵
而亦且亂聖門四科之選也有自修之志與世教
之責者正須溯流窮源以課實德實才爾。

梁嘗問學問宗旨先生曰宋明諸儒之宗無不可用
然究之不外大學明新止善之旨而亦且往往未
盡其全量今日言學只須將大學全旨切實體會
使無漏遺卽天德王道同歸一致可使宇宙道法

宗傳點水不漏。

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義無所不該而警于君道臣職
尤甚。

古者士民皆上爲養所以體恤者又備至而且有不
得其所者後世聽士民自爲謀矣安得不詐謀所
以厚其生。

朝廷養士大夫最當培其禮義廉耻之風此風不存
患且及于國家。

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故忠信重祿文武守爲
勸士之經最可惜在終身學而無益于身心無補

于天下國家。

生重道崇儒之世。無與闡于聖之宗傳。亦辜負造物。辜負國家之教養。

又一日謂梁曰。莫因循。時不我待。又嘗謂梁曰。道真難盡。以孔子生安之資。極終身學問之力。到晚年時。尚此曰。未能彼曰。何有。有無限不能信心處。何況我輩中材下士。安得不愛日惜陰。遜志時敏。

此道自二帝三王以來。體備無餘。自孔曾思孟以來。闡發無餘。自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以來。推索無餘。兼有諸子百家。旁見側出。亦復無餘。更不須人創造毫釐。今日只須慎擇精取。知要善守。

初學于先儒語錄。最宜常讀。能常讀。則于訓詁辭章外。庶知向上原有切身道理。先聖賢經訓。原不徒供人科第之資。于此悟入。不特見解當漸高深。卽立身亦自當知輕重。至若已得從入。却宜參讀五經。印證全旨。不得執一無權。舉一廢百。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道天地之公道。二帝三王周公孔孟之公道。宋明諸儒之公道。權衡昭如天日。我輩何得意爲重輕。

惟公乃能論古今之理。惟虛乃能受古今之理。惟精乃能明古今之理。惟一乃能行古今之理。惟自強不息乃能進古今之理。而集之一身。古今之理無古今。卽天地大中至正之理也。故君子之學。天人一貫。古今一貫。非曰鶩棄得其大中至正者而已。讀經若于宗旨不明。宜責講之不切。力之不勤。若既窮不能致用。宜責志之不實。學之無得。至于文義不屬。章句不諧。求之傳註。終覺難合。則且倣朱子傳疑之例。切不可意見穿鑿。蓋傳疑則雖不明于經。而經之疑案自在。一涉穿鑿。則失經必甚也。

先生最不喜門戶攻擊之習。一日謂梁曰。講學先去此一重障蔽。則留許多有用精神。省多少口過。卽天地間四通八達之道。亦不至割裂于意見偏溺之私。又曰。值崇儒重道之時。何容于洙泗四教並設。四科兼成之門。彼此攻擊。有同吳越。梁曰。朱陸二先生。當日亦有辯爭。而整菴大譏陽明。陽明亦時不足于朱子之言。何也。曰。初間自是論道。到後面俱不免于競氣。競氣卽是亦非道矣。而况未必盡允也。然此皆諸先生不如孔孟處。我輩正宜爲鑒。何得又襲其餘風。又曰。卽諸先生皆不免氣勝。

之過。可想見明道先生造詣之深醇。成湯改過不吝。子路聞過則喜。可想聖賢自修之實心。

不顧此道之是非。不求此心之安否。而徒徇流俗之喜怒譏稱。在士林必無真品操。在仕途必無真事業。

學未到聖人地位。豈能必見解之與聖同揆。但是一言一行。不自昧其心理之安。亦便足仰對天日。無愧鬼神。

發憤忘食。看吾夫子是如何勤敬。樂以忘憂。看吾夫子是如何脫洒。不知老之將至。看吾夫子是如何精神命脈。

昔吾夫子論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自明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道古聖人精神命脈。皆管歸何處。到這裏看得透亮的確時。自可見得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是顛沛。必是舜禹之有天。下不與。與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天壽不與。的真機緘。讀古聖人書。莫只歆艷其德業。須要得其精神命脈。

所在。或問古人每言學問最足變化氣質。今觀當世之士亦有勤學好問。而氣質終不能移者。將毋其言亦不盡然乎。先生曰。學問原足變化氣質。勤學好問。而氣質終不能移。非其功之止于標掠。卽其學問之競尚虛浮。而非六經四子精切之學耳。今若于六經四子實下定力。遵聞行知。存心卽依其言。以存心。立身卽依其言。以立身。進修卽依其言。以進修。如是而氣質不能變化。然後可疑其言不盡然也。不然。且無漫罪學問。亦無漫罪氣質。又曰。後世

學問不足。變化氣質亦無怪。今無論詞章之學。卽如理學一途。亦看作占上流爭地步事。氣質安能變化。

或問先生嘗有修短視志之說。其所未達。先生曰。有人而非人之人。有數十年之人。有百餘年之人。有千萬年之人。越禮犯義。縱欲敗度。雖名曰人。無異禽獸。此人而實非人者也。隨流逐波。與世浮沉。無德可傳。無功可紀。一死而與草木俱朽。此數十年之人也。言信行謹。蹈矩循規。德亦足以自立。善亦足以及人。卽身死之日。猶有慕德誦義。至數十年

者。此百餘年之人也。至若志法聖賢。躬行道義。居朝則上思致君。下思澤民。作當世之範圍。立後代之坊表。在野則非法不言。非德不行。前承往聖之絕學。後開來世之太平。雖至千秋萬世。而誦其詩。讀其書者。猶欲生其世而師其人。此與元會爲消息。與世運爲短長。世界萬古不毀。其流風遺韻。卽萬古常存。此千萬世之人也。然推其源頭。只于生前數十年。所爲之善惡。勤怠。決之。而此生前數十年之所爲。亦只決于此一點志向之立不立。豈非人生修短之數。無與乎年。而全視乎志耶。

或問先生常論命之好歹。只看德業之有無。何也。先生曰。今人見人推命者。曰壽考顯榮。則喜。以爲此是好命。夭折貧賤。則憂。以爲此是歹命。不知人生惟德業傳後。千秋不朽。乃爲真壽考。令聞長世。百代景仰。乃爲真顯榮。若德義不立。事業無聞。縱至百年。存亡不關於世道之有無。生死不關於鄉邦之損益。則雖與世同生。而其實與無生同。更若違大禮犯義。雖視息人世。又且不如無生者之少遺臭于宇宙也。以此言夭折。夭折又孰過是。以此言貧賤。貧賤又孰過是。卽此便是歹命。故善論命者。視

豐川全集卷之二
德業之有無高下爲定衡。不論際遇之豐嗇修短也。

友人有言及長生者。先生曰。養生者皆以續命爲說。其意以爲保養得命根固。則長生可到耳。然亘古至今。未見有長生者。而古來大聖大賢。大忠大孝。載在史冊者。則精神事業。至今如生。卽再過千年萬年。亦當與今日不異。其長生孰過于是。豈非此身原無長生之理。而德業乃真壽世之具乎。故善養命者。與其圖難憑之長生。不如圖可據之長生。言畢。又顧其友而言曰。昔孟子言盡性俟命。又言修

身立命。前一說尚分性命爲二。後則合而一之。真是示人以安身立命之要義。近浙中陳實齋先生。又發爲性外無命。盡性卽以立命之說。則推孟義而暢言之。益爲醒切。亦可謂善發前人之未發者。又謂其友曰。任他貴賤窮通。無一足阻我進德修業之路。只在人能自立耳。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學者必明于所性之分。乃爲真能明善。而進德修業。乃有根基耳。或問西銘何以言富貴福澤。所以厚吾之生。先生曰。天下惟大豪傑。識高力定。乃能不爲困阨所累。卓

自樹立。其次則儘有美資質。高志趣。往往爲逆境
摧折矣。而我獨有父兄。可以庇身。有衣食。足以養
生。有餘力。可以招延師友。浸漬歲月。以成就德業。
豈非天之獨厚其生乎。故吾輩幸際此者。須仰體
上天厚我之意。砥德礪業。倍加惕翼。然後爲無負
天心。克終吾分也。不然。天心厚之。而不知仰副其
意。乘時砥礪。是反不如貧賤憂感者。于饑寒坎凜
中。有樹立之效。無論錯過良緣。殊可惜。即恐辜
負天心。厚福不再耳。又曰。德自我立。業自我建。初無窮通貴賤之可限。只

看志行何如。有志有行。卽匹夫一命。亦有可傳之
德美。無志無行。卽公侯將相。一過而灰燼。消然
匹夫一命。建立殊難。終不若居高履豐。乘權藉勢
者。建立之易。故居高履豐。而德業無聞。眞寶山空
迴響。負上天特厚之意。爲尤甚也。或問。因銘言貧賤憂感。玉女于成之意。先生曰。凡人
處得意之境。富貴紛華。皆足溺心。最難發勇猛砥
礪之志。是亦天之薄待斯人。以溺心者。誤之耳。一
當困阨無聊。則奮激自立。不成不休。故古來名世
大人物。多是從艱難窮苦中。逼得一點眞精神出。

以是識見才力。明通堅練。任大投難。無或不勝之患。是遭際之險阻。正上天玉成斯人大成之至意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謂此耳。又曰。學者稍際困阨。便以爲天心故意撓人。阻我進修。這等見解。不惟自己無志無骨。抵當不住風波。亦負上天玉成之至意已。

先生嘗言。學者有一知半解。便以意見批駁前儒成說。又或不能論世知人。而徒以口舌妄詆先賢。此最小器易盈。不成大器之根。若讀書考古。而疑悟

不生。漫無可否。人可亦可。人否亦否。此又冥然徇人忘己。終身無得者也。總之立異矜己之念。一毫不可有。知疑求信之心。不可一時無。蓋初學未到得古聖賢田地。如何于古聖賢言行。能一一明了。惟知疑求信。好學深思。久之自有一旦豁然之日。最是堆堆然疑悟不生之人。不得長進耳。

先生生平言必由衷。行必衷理。不苟異流俗。亦不苟徇流俗。或有以毀譽之說導者。則慨然曰。有千古之公理在。有吾心之明德善性天理良知在。苟異則索隱行怪。矜己違衆而逆天。苟同則同流合污。

狗人喪已而味天逆天吾何敢味天吾何忍

之公聖王百吾心之即熟善封天聖夏職封商興
斷流谷河首以規譽之儲泉香限神然曰首千古

非味非... 吾古聖賢用此味何千古聖賢言行猶一一也
先不可言味與來計之心不可一也無蓋味學未提
人冠弓絲良無壽奇此識之立異存之念一事
不主憂無世否人何亦何人否亦否此又真然也

初人喪也而味天通天吾何敢勝天吾何忍

十廿
一
印

